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乾嘉四大幕府研究

A STUDY OF THE FOUR SHOGUNATES IN QIANJIA TIMES

林存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乾嘉四大幕府研究

A STUDY OF THE FOUR SHOGUNATES IN QIANJIA TIMES

林存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嘉四大幕府研究 / 林存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7660 - 3

I. ①乾… II. ①林… III. ①幕府—研究—中国—清前期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471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
插 页 2
字 数 442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乾嘉四大幕府研究

袁立泽
题

《乾嘉四大幕府研究》序

上周，承林存阳教授相告，他的新著《乾嘉四大幕府研究》已然竣稿，且经严格评审，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行将送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得闻此讯，深感欣慰。遵嘱，谨赘数语奉附彛尾，以志祝贺。

深入研究清代的幕府制度，是改革开放之初，在南开大学召开的首次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已故郑天挺先生发出的倡导。三十餘年过去，几代学人沿郑老指示路径勤奋开拓，取得了甚多可喜的成果。其中，北京大学武小明教授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将一代幕府制度变迁与二百数十年间学术演进相结合，别具只眼，尤称创获。存阳教授接武小明教授之努力，选取乾嘉两朝迄于道光初叶，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四大幕府的学术业绩为论究对象，分别进行深入个案研究。又复合四家于一体，前后贯通，提纲挈领，进而揭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乃一历史过程的结论。《乾嘉四

《大幕府研究》的完成和出版，无疑将会推进乾嘉时期幕府制度特质的研究，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研究引向深入。尚小明、林存阳二位教授的研究所得，后先而进，同调共鸣，允称一致百虑，殊途同归，实是可喜可贺。

乾嘉诗坛大家赵翼《咏史》有句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古往今来，凡能够做出杰出学术业绩，在学术史上留下足迹的学人，无一不是那些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辛勤耕耘者。在社会进步一日千里的历史新时代，节奏再快，频率再高，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要发展，依然需要这种严谨精勤、一丝不苟的精神。

值此《乾嘉四大幕府研究》出版在即，谨书此以与存阳教授并诸位年轻朋友共勉。

陈祖武 谨识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卢见曾幕府：汉学的崛起	(4)
第一节 卢见曾的仕宦经历	(5)
第二节 “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学术宗尚	(11)
第三节 《雅雨堂藏书》对汉学的表彰	(16)
第四节 扶持惠栋诸儒及其意义	(28)
第二章 朱筠幕府：经义古学的倡导	(40)
第一节 朱筠的学问人生	(40)
第二节 “识字以通经”治学路径及实践	(51)
第三节 发开馆校书之先声	(58)
第四节 识才造士与表彰为学范型	(68)
第三章 毕沅幕府：经史之学的推进	(78)
第一节 毕沅之成学及其学术取向	(78)
第二节 《经训堂丛书》的成就与意义	(83)
第三节 《续资治通鉴》之编纂	(100)
第四节 《史籍考》对史学的推进	(110)
第四章 阮元幕府：经学的兴盛	(138)
第一节 阮元“推明古训、实事求是”的治学宗尚	(138)
第二节 校勘、刊刻《十三经注疏》	(152)
第三节 从《经籍纂诂》《经郭》到《皇清经解》	(166)

第四节 搜刊金石等学术活动与成就	(191)
结语	(206)
附录	(213)
一 乾嘉四大幕府幕主简表	(213)
二 乾嘉四大幕府幕客简表	(217)
三 乾嘉四大幕府学术编年	(260)
四 汪绂与江永之书信往还	(352)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371)
后记	(387)

引 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幕府与军事、行政、文化等诸多层面密切相关，在历史上曾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就演进历程而言，幕府自先秦时期既已发轫，中经千余年的不断发展，至清代而尤为兴盛。

自20世纪30年代起，学者就已开始关注、探讨清代的幕府问题。发其先声者，为张荫麟、李鼎芳二先生合撰的《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一文。其后，全增祐先生的《清代幕僚制度论》、张纯明先生的《清代的幕制》，以及缪全吉先生的《清代幕府人事制度》等，继续有所推进和深化。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郑天挺先生《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两文为标志，清代幕府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推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专著、博硕士学位论文，如郭润涛先生的《清代幕府的类型与特点》、朱金甫先生的《论清代州县之幕友》、尚小明先生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王玥女士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幕府制度研究》，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推出的“晚清四大幕府丛书”（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等。此一发展态势，至今方兴未艾。

国外方面，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清代の胥吏と幕友》、藤冈次郎的《清朝における地方官、幕友、胥吏及び家人》，韩国学者闵斗基的《清代幕友制与行政秩序的特点》，美国学者福尔索姆的《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等，皆对清代幕府问题做了有深度、有意义的探讨。

大体而言，以上研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多以宏观性概况论述为主；二是个案研究偏重于晚清时期；三是探讨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幕府的刑名、钱粮、文案职能等。这些研究取向无疑是必要的，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应看到，学界对清前期幕府尤其是乾嘉时期幕府、幕府的学术文化功能及彼此间的联系等问题，尚缺乏个案的、整体性的深入研

究。然从清代幕府的发展演进来看，这些问题无疑也是清代幕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予以关注和研究，因为这对把握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发展进程、清廷政治文化导向与学术内在发展逻辑的互动，以及地方上学风士习的转向、文化建设等，皆具有相当重要的典型意义。

而就乾嘉时期幕府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有一些概略性或个案性的探讨，但仍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且已有研究中，对阮元及其幕府关注的多，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及其幕府等进行研究的少；分别研究的多，将它们视为整体进行研究的少；关注他们仕宦、文学成就的多，对其学术宗尚、学术文化活动和成就及其影响等进行揭示的少。这一状况表明，关于乾嘉时期的幕府特别是具有典型性幕府的研究，尚有很大的探讨、拓展空间。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在前哲时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动态的、整体的新视野，以清代幕府发展的重要阶段——乾隆至道光初叶为背景，以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乾隆初叶的卢见曾幕府、乾隆中期的朱筠幕府、乾隆晚期的毕沅幕府、乾隆末至道光初叶的阮元幕府为对象，通过系统梳理、考察这四大幕府幕主的学术背景与宗尚，幕府的学术文化活动、学术成就，彼此间的关联，发挥的影响，以及与清廷政治文化导向、地方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等，揭示“乾嘉四大幕府”的独特特征、其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发展全过程的密切关系、在清代学术与政治文化互动和学风士习的转向中所发挥和具有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考虑到“乾嘉四大幕府”既各具个性，又密切关联（如时序相接，四个幕主都致力于扶持与倡导经义古学、以汉唐诸儒特别是汉儒之学为宗尚，有的幕友^①曾入两三个幕府等），所以，本研究不仅要对它们进行个案或微观的详细考察，而且更要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置于乾隆、嘉庆至道光初叶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宏观的探究。而由于这四大幕府关涉到学术演进、政治文化调整等诸多层面，故本研究将采取学术史、政治文化史、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以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把握。

通过初步探究，我们认为，“乾嘉四大幕府”的出现，并非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清代学术演进和清廷政治文化导向调适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从时间、规模，还是特色、作用等方面看，这四大幕府实为一有机、完整、

^① 又称“幕宾”“幕客”等，详参王文涛《师爷称谓演变与幕僚制度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典型的现象链。这一现象链，不仅体现了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的展开和提升，而且彰显出“乾嘉学派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演进路向。质言之，“乾嘉四大幕府”的演进，既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发展全过程的重要因素，又在清廷由理学而经学的政治文化导向转向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对学风士习、地方文化建设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一文化现象进行梳理和探究。

第一章

卢见曾幕府：汉学的崛起

有清一代学术，以对中国几千年学术的整理、总结为特点，经史子集，包罗宏富。260余年间的学术，既随社会变迁而显示其发展的阶段性，又因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后先相接的一贯性。

以时间为顺序，清代学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顺、康两朝为清初学术；雍、乾至道光十九年（1839）为清中叶学术；此后为晚清学术。清初学术以其博大恢宏、经世致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的为学视野，翻开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篇章。乾嘉学术接武其后，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主盟学坛，后先辉映，古学复兴蔚成风气。继之者融会贯通，博涉多端，以精湛之思，荟萃诸学。道咸以降，世变日亟，而学术亦随世运而转移。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史之序幕。而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亦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而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源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①

在清代学术的演进过程中，乾嘉时期可谓一最要转型期。此一时期，乾嘉学派以其朴实考经证史之为学特征，揭开了清代学术的新风貌，经义古学因之而成为学人致力的新途径。而探其缘由，乾嘉学派之所以由崛起到兴盛，一方面导因于清廷政治文化抉择的转向，以乾隆初叶之再举“博学鸿词科”、诏开“三礼馆”和“经学特科”等为标志，另一方面则缘于清初以来知识界对“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为学路径倡导的学术内在逻辑的发展，以及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其间，一些地方大员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敏锐地把握住学术演进的律动，乘势而起，聚集、借助手下幕友的智慧，于经义古

^① 参见陈祖武先生《清代学术源流·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学甚为关注，并予以大力扶持与资助，从而于一时为学风气、学术转型、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崛起、发展、兴盛、衰微的全过程，就是此一政治文化转型、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集中体现。而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及其幕府的出现和努力，恰好构成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由崛起到衰微的四个关节点。换言之，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这四个具有典型性和关联性的幕府，集中彰显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的历程，是一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文化现象。

第一节 卢见曾的仕宦经历

卢见曾，字抱孙，号淡园，又号雅雨，自号雅雨山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①，卒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768年11月7日），享年七十九岁。其先世于明初由涑水徙山东德州左卫，遂世居于此。祖父裕，庠生；父道悦，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知陕西陇西、河南偃师两县，逝后入祀乡贤祠。

卢见曾生而颖异，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五，即补博士弟子员^②；康熙五十年（1711），举于乡^③；六十年（1721），中进士^④，出常熟汪杜林（应铨）、石首郑又梁（其储）两先生之门。时汪公阅头场卷，即拟荐；而郑公阅二场表判，为之惊异，遂言于堂曰：“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⑤两公重之如此。是科，圣祖诏进士未入馆选者，咸一体

①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蒋维御同年书来报北厓老人纳宠口占四绝戏赠》第四首小注曰：“予与北厓、维御俱同庚午生。”（《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423册，第433页）按：庚午，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雅雨堂诗集》卷上《庚午年菊花更盛于前赋诗赏之》第三首小注曰：“予年六十一岁。”（第431页）按：庚午乃乾隆十五年（1750），上推即与上首诗所说生年相吻合。又沈起元《敬亭文稿》卷8《运使卢雅雨七十寿序》曰：“乾隆二十三年，余同年雅雨卢先生为两淮运使之五年，明年寿七十。”（《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257册，第275页）据此上推，亦可证卢见曾之生年。

②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4《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曰：“方见曾自偃师归应童子试，时年十五……是年遂入州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423册，第517页）

③ 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徐大中丞谥语序》、卷4《祭抚军邵公文》《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先室萧宜人行述》，以及《雅雨堂诗集》卷下《官怡云方伯家高密康熙辛卯与余同举于乡榜下一别屈指四十有八年矣近就公子养于嘉兴司马官署访余来扬假馆一年始去赋长句送别》。

④ 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容安斋诗集序》、卷4《先室萧宜人行述》。

⑤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容安斋诗集序》，第469页。

命儒臣教习三年，见曾遂留馆竞学。雍正元年（1723）试于廷，见曾名列一等。当是时，世宗以新登宝座，颇有意于整饬吏治，而重亲民之任，故有凡进士在高等者以知县即用之命，因缘于此，卢见曾得选为四川洪雅县令。然他念及父亲年事已高，欲陈情归养。道悦先生致书见曾，戒之曰：“汝自顾才行何如？今恩遇过分如此，而不思一效犬马之力，可谓孝乎？且余虽老，康强如故，未遽就木也。”^① 见曾感父斯言，遂于雍正三年（1725）春走马上任^②，从此步入其一生中的仕宦生涯。

卢见曾就官洪雅不久，于雍正四年（1726）正月、十一月及五年（1727）七月，连遭其父及生母王氏、嫡母程氏丧。服阙后，于雍正九年（1731）补官江南亳州蒙城知县，并协理州务。未三月，旋授六安州知州。雍正十二年（1734）六月，由六安调治亳州。未几，世宗亲擢见曾为庐州府知府，又奉檄摄凤阳府事。雍正十三年（1735）秋，迁知江宁府；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③。乾隆二年（1737），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④，但刚上任

①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4《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第515页。

② 关于卢见曾之出任四川洪雅知县，据《雅雨堂文集》卷4《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甲辰，不孝见曾受洪雅令之官”（第515页），同卷《先室萧孺人行述》“予年二十有二，举于乡。又三年，生子谦。又七年，予成进士……又四年，予官四川洪雅”（第518页），可知其雍正二年（1724）正式受命；而据卷3《雅江书院记》“岁甲辰，邑人重新之。乙巳春，予来宰是邑，会落成焉”（第482页），及《洪雅县志》所载，则雍正三年（1725）到任履职。

③ 卢见曾任颍州府的时间，据《雅雨堂文集》卷4《书贞靖先生传后》“乙卯秋，迁知江宁府……乃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第503页），又卷3《重修四贤祠记》“雍正三年，分置颍、亳两直隶州。十三年，置颍州府，通隶两州旧属之地。予由亳州牧来守是郡”（第484页），当为雍正十三年（1735）。而卷3《颍州重浚西湖记》则称“乾隆丙辰，余奉命来守颍”（第485页），同卷《月驾轩跋》亦称“乾隆丙辰，予守颍州，因公事来此”（第495页）。按：丙辰为乾隆元年（1736）。此说与前说有异。又卷4《祭抚军邵公文》曰：“公膺特简，巡抚江南，而曾移守颍州。”（第501页）按：抚军邵公为邵基，据《清代职官年表·巡抚年表》，邵氏任江苏巡抚时间为乾隆元年十月初二日（1736年11月4日）至二年九月初十日（1737年10月3日），则卢见曾之任颍州府，似应为乾隆元年（1736）。

④ 卢见曾之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的时间，有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两说。《雅雨堂诗集》卷上《丙辰高西园凤翰与余同被劾赋以寄之》，《雅雨堂文集》卷3《重建竹西亭记》“乾隆丙辰，余为都转盐运使驻此”（第492页），卷4《祭抚军邵公文》“公膺特简，巡抚江南，而曾移守颍州。荷蒙陶甄，荐擢饶九南道，又荐转运淮南，兼榷税务”（第501页），以及光绪朝《重修两淮盐法志》所载（见卷131《职官门·职名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845册，第345页），持乾隆元年说。而《雅雨堂文集》卷2《马相如遗稿序》“雍正甲寅，牧亳州……又三年，转运扬州”（第470页），卷4《书贞靖先生传后》“乙卯秋，迁知江宁府……乃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又二年，转运淮南”（第503页），以及嘉庆朝《重修扬州府志》卷38《秩官志四·两淮都转盐运使》所载“李根云，云南赵州人，进士，乾隆元年任。卢见曾，德州人，进士，二年任；十八年再任”（姚文田、江藩等纂，嘉庆十五年刻本，第3页a），则持乾隆二年说。兹取后说。

七月有余，因“被参一十七款，共诬赃银一千六十两”^①，及总督、盐政劾其与邵基“为党”^②，遂罢官扬州^③。高宗薄其罪，因于乾隆五年（1740）命见曾往塞外军台效力。乾隆九年（1744），卢见曾奉召由塞外还，起牧滦州。十年（1745），迁永平府知府。十六年（1751），迁为长芦盐运使。^④乾隆十八年（1753），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在任10年，以老得请还家。在《告休得请留别扬州故人》诗中，卢见曾表露心迹道：

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犬马有情仍恋主，参苓无效也凭天。养疴得请悬车日，五福谁云尚未全。祖道长筵舟满河，绿杨城外动骊歌。重来节使经三考，归去与人赋五烝。绛帐唱酬郊藉在，清门交际纪群多。二分明月樽前判，半照离人返薜萝……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⑤

其疲惫官场、息意田园之意不觉溢于言表。返家后，卢见曾乃“修坟墓，置祭田，恤宗族，教后学”^⑥，大有颐养天年之乐。而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南巡之时，所赐“德水耆英”^⑦匾额，更令卢见曾为之感到欣慰和鼓舞^⑧。晚年的卢见曾，虽不免为知己的零落而感伤^⑨，然其“摩挲明岁朝天杖，捡点连年见道心”^⑩的情怀，却依然萦绕于心。岂意“烟月足家园”的好景不

①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4《上宰相书》，第498页。

② 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载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17，《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21册，第110页。

③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曰：“乾隆丁巳，罢官扬州。”（第465页）

④ 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3《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重修天津府武庙碑记》。

⑤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第441页。

⑥ 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载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17，第111页。

⑦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乙酉圣驾南巡钦赐御书“德水耆英”匾额恭纪天恩》，第442页。

⑧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石芝园即事》有“堂悬赐额龙光重，楼贮藏书豹雾腾”（第441页）之句。

⑨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见可园》曰：“名园群从少相亲，二十年来伤逝频。剩有空亭花一树，支离也似既衰人。”（第444页）

⑩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病三月几危小愈后谢亲友作》，第445页。

长，宦海风波再起。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淮盐政尤拔世以相沿充公之提引舞弊入告，于是历任盐政如高恒、普福等皆得罪，而卢见曾因曾长期任两淮盐运使，亦牵连入案。高宗对此十分震惊，因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立案办理。六月二十五日，高宗谕军机大臣等曰：“卢见曾久任两淮运使，提引一事，皆伊经手承办，似此上下通同舞弊，岂得诿为不知？著传谕富尼汉，即行传旨，将伊革去职衔，派委妥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并案审讯。仍一面将卢见曾原籍贓财，即行严密查封，无使少有隐匿寄顿。”^①然出乎高宗意外的是，经富尼汉奏，“查抄卢见曾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经出示招人首告，始据监生李容等，首出寄顿各项”。高宗遂指示富尼汉，严加追究走漏风声之人，若卢见曾坚持不说，即加以刑讯，待审得实情后，再将卢见曾“锁押解赴扬州，并案问罪”。^②后经审问卢见曾之子瑛及孙荫恩，荫恩乃供出预通信息之纪昀、王昶及黄骏昌，后又牵引出徐步云。七月二十四日，高宗就卢见曾“寄顿贓财”走漏风声一案作出裁决：

大学士刘统勋等奏，审讯卢见曾寄顿贓财一案，先后究出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之候补中书徐步云，伊戚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并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漏洩通信，应照例拟徒……得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遇此等紧要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纪昀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发往乌噜木齐效力赎罪。余依议。^③

其后，因查出卢见曾尝令商人代办物件，且不行发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因将卢见曾解赴扬州严审究拟。八月三十日，“刑部议复江苏巡抚彰宝奏，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照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应如所奏，从之”^④。然而，还未来得及秋后执刑，卢见曾却于九月

① 《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辛巳条，《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册，第989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814，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巳条，《清实录》，第18册，第1003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815，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己酉条，《清实录》，第18册，第1037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817，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乙酉条，《清实录》，第18册，第1086页。